

<<春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春钟>>

13位ISBN编号：9787532926961

10位ISBN编号：7532926966

出版时间：2008年3月

出版时间：山东文艺出版社

作者：(日)立原正秋

页数：387

字数：329000

译者：时卫国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春钟>>

### 内容概要

《春钟》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是作者晚年的一部力作。

作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美术馆馆长鸣海六平太和女馆员石本多惠的爱情故事，另一条是鸣海的妻子与几个男人的婚外情。

鸣海六平太投身自己酷爱的艺术事业，到古都奈良任美术馆馆长，陶工的女儿多惠走进他的生活，他们以古都奈良为舞台，演绎出一段感人至深的富有浪漫情调的爱情故事。

鸣海的妻子范子和孩子在东京生活，丈夫不在身边，范子经不住外界诱惑，开始和男人私通，后被丈夫发觉。

她一方面希望与丈夫和好，另一方面又拒绝向丈夫认错，遭到丈夫唾弃，夫妻关系走向瓦解。

《春钟》发表于上世纪70年代，是作者晚年的一部力作，这时离他去世只有两年多时间。

在这一时期，作者作为流行小说作家，依然保持旺盛的创作热情，更加注重对性爱题材的主题的发掘，人物形象的塑造更趋完美，创作风格也呈多样化，且创作速度极快，佳作连篇，好评如潮。

<<春钟>>

作者简介

立原正秋（1926-1980），日本当代流行小说家。

1961年获第2届近传文学奖，1966年获55届直木奖。

以擅长描写与爱情题材的创作驰誉日本文坛，代表作有《薪能》、《剑崎》、《漆花》、《白罌粟》、《能剧世家》、《残雪》、《春钟》等。

<<春钟>>

书籍目录

上卷 1 佐保路 2 都会 3 古都 4 慵懒的春天 5 影子和阴影 6 不透明的天空 7 走向光明 8  
梅雨期的晴日下卷 9 心猿意马 10 寒夏 11 夏天的影子 12 落叶 13 秋篠之里

## &lt;&lt;春钟&gt;&gt;

## 章节摘录

1 佐保路 一条大街从东大寺的转害门东西笔直地延伸到法华寺，因靠近佐保川，所以叫佐保路。

这条佐保路的周围学校很多。

下午一过三点，放学回来的孩子们便成群地从四处涌来。

转害门和法华寺的正中间有佐保小学，沿着小学北边平缓的坡路走到上面，有尼姑寺的兴福院。

在快到兴福院的地方有去年十月刚刚开馆的佐保美术馆。

鸣海六平太总是一到中午就离开美术馆，然后沿着坡路往下走，穿过佐保小学，在近铁奈良站附近吃午饭。

回来走另一条路。

沿着奈良女子大学和称名寺中间的路，过佐保桥，到一条大街上的法莲町。

有时往返路线正好相反。

除了闭馆日星期三以外，在奈良时，中午一般都这样。

这是一个寒冷的日子。

这天快到中午时，鸣海离开美术馆，到兴福院眺望了一下。

这是他熟悉的寺院，从这里能看到若草山、御盖山、高圆山和春日山。

天空灰蒙蒙的，群山却依然安详地横亘在远方。

佐保美术馆是前年春天开始兴建的。

从那时起，鸣海每月至少有一半时间待在奈良。

他眺望着高圆山和春日山，回忆起他辞去大学副教授、调进三宅产业以来的岁月。

他三十五岁的那年秋天，关西的实业家三宅藤一郎想建个美术馆，请他帮着搜集点东西。

日本桥那边的不尽堂，有了新东西就总是告诉他。

他有时在那里碰见和他有一面之识的三宅。

他早就知道三宅是个有名的收藏家，很会鉴赏古玩。

后来又和三宅藤一郎协商了一下，因为条件很好，第二年三月便从学校辞了职。

他愿意和自己喜欢的古玩打交道，再说时间自由，所以改行了。

由于他一月至少有一半时间不在东京家里，致使家庭生活陷入危机。

这倒是事实。

夫妻生活了大约十四年，并且有了两个孩子，没想到这个家庭就这么简单地破裂了。

鸣海一腔愁怀地离开寺院，沿着坡路往下走。

这四个月带着烦恼在这条坡路上徘徊，他仍然记忆犹新。

鸣海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今年四月上中学，儿子上小学六年级。

纵然是个肮脏的女人，对孩子们来说，毕竟还是他们的母亲。

一想起孩子的事，心里就隐隐作痛，鸣海发现妻子有外遇，是在佐保美术馆开馆半个月后的时候。

一个人吃午饭是令人寂寞的。

早晨在西大寺的寓所里吃点面包，喝点咖啡。

自己懒得做时，就在上班路上去近铁奈良站附近的咖啡馆里吃点烤面包片，喝点咖啡。

所以中午要吃好。

但他吃饭时的那种感觉似乎是在咀嚼一个独身男人的寂寞。

鸣海在西餐馆吃完午饭，回到了美术馆。

在美术馆开馆时，三宅搜集到的古玩有约一千件朝鲜陶瓷器、约三百件中国陶瓷器、约一百件明治以后的日本画。

其中朝鲜陶瓷器在种类和质地方面堪称世界第一。

这些古玩是三宅藤一郎在战后他步入中年时开始搜集的。

他家里有很多古玩是祖父和父亲搜集的。

他从小就在天天观察这些古玩，可以说他非常喜欢古玩。

## &lt;&lt;春钟&gt;&gt;

当战后变为自由社会时，这些古玩便一股脑地出现在市面上。如今，如质地光洁而没有瑕疵的朝鲜陶瓷器的名作，一旦被个人收藏，恐怕一时半晌不会在市面上出现。

战后许多人靠变卖家产维持生计，把珍藏已久的名作都拿出来了。

这一点对一个喜欢古玩的男人来说，生活在战后是很幸运的。

这么说也是对的。

把一个壶放在眼前，要么来实证这个壶怎么样，要么就凭直感来说明这是个什么样的壶。

实证是人人能学会的，而直感却要凭天赋。

三宅藤一郎的审美力是先天具有的。

鸣海曾经在大学里教过美术史，往往用学者的眼光来实证。

从这种意义上说，鸣海很尊重三宅。

但是三宅却对鸣海说，只凭直感不行，实证仍然是很重要的。

佐保美术馆占地面积三千坪，坐落在佐保丘陵的一个角上。

有地上两层、地下一层总共一千坪的钢筋结构的陈列室和收藏室。

这是三宅藤一郎喜欢古玩的产物。

鸣海做馆长的工作是现在把收藏品逐件进行解说，汇编成书。

原稿在开馆前就大致完成了，但是没赶上开馆。

鸣海计划在开馆一周年之前出版一套五卷本的解说书。

鸣海回到馆长室，沏上了茶。

明天是闭馆日。

有三个星期没回东京了，很想见见孩子，但在人生的紧要关头所经历的痛苦却令他感到孤独。

你算是我的什么呢？

他想了想妻子范子，只有痛苦还历历在目。

三十九岁的妻子的形象是很模糊的。

鸣海发现妻子和男人待在一起完全是偶然的。

那是美术馆开馆半个月后的一个闭馆日，他回东京休三天假。

三宅藤一郎五天以前就已来到东京。

鸣海回家前，去纪尾井町的旅馆探望三宅。

三宅总是用赤坂的旅馆，当时赤坂那边可能人多，才订了纪尾井町的旅馆。

到了旅馆两点多钟。

当他在十二楼下了电梯，沿着走廊去三宅的房间时，看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从十米开外的右侧的房间里走出来。

他一看那女人，就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真没想到那女人竟是自己的妻子范子。

男人朝这边走来，妻子却低着头站在那里。

鸣海向前走去。

和男人擦肩而过时，看见对方有五十来岁。

男人系着一条绿领带。

觉得有点面熟，但记不起在哪里见过。

鸣海在妻子面前停住脚步。

妻子穿着一身淡粉色的喇叭裤套装，戴着金项链。

“三宅先生住在这儿。

过后再说吧。

” 鸣海回头看了一眼，男人正朝这边张望。

当看见鸣海时，男人急忙转身走去。

鸣海把妻子甩在那里，去了三宅的房间。

他和三宅简单地谈完了事务。

## &lt;&lt;春钟&gt;&gt;

“昨天在不尽堂看到一个李朝的倒棱祭器。

你给鉴定一下吧！

” 谈完事务后，三宅说。

“马上就去看一看。

” “你说过要在这儿住几天的。

” “原先是这么想的，但是明天就回去。

因为那边还有事。

” 既然在现场看见妻子和男人从客房出来，鸣海就不可能再和妻子在一起住三天。

离开旅馆，鸣海一边乘出租车去日本桥的不尽堂，一边回忆刚才妻子的身影。

妻子戴着耳环，好像还染了指甲。

年轻时就是个爱打扮的女人，现在又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

奇怪的是，虽然见到了男人，却没感到嫉妒。

想了想，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只有一种异常的痛楚郁结在心头。

祭器口径二十二厘米、高九厘米，表面比佐保美术馆的收藏品光洁。

据说三万日元，决定买下来。

店老板坂川五郎不在店里，他的大儿子五兵卫说，再过几天，爸爸就去大阪，到时候能送过去。

他从不尽堂出来，去东京站回自己目黑的家时，从一家小小的书店前经过。

此刻，他才突然思考起来：妻子的男人到底是谁呢？

鸣海从书店前走过去。

在旅馆的走廊上撞见的那个男人的脸庞清晰地浮现出来。

今天是第一次见到他本人。

这个人是个医生，经常以“性生活顾问”的头衔上电视，出了几本有关性的书。

鸣海从报纸的书籍广告上记得这个医生的模样。

从书店前经过时，书唤起了他的记忆。

这是一种奇妙的幻觉。

鸣海感到更加痛苦。

那个医生系着一条带红花纹的绿领带，一副装模作样的神情。

此刻，男人的脸庞再次缓缓地掠过鸣海的脑际。

目黑的家是一栋平房，三十坪，是结婚那年在妻子的娘家比邻而建的。

妻子的娘家是这一带的地主。

这天晚上，妻子首先说：“这是因为你不在家造成的。

” 态度突然变得强硬了。

鸣海从馆长室的窗子里眺望着灰蒙蒙的奈良的天空，心想：当时妻子要是认个错，好好道歉的话，我就能原谅妻子吧？

听到妻子这么说时，鸣海便反驳说：你偏偏找个无赖！

“对啊。

的确是个无赖。

在电视上当性生活顾问，净出一些无聊的书，是畅销书作家，那就算是作家吧。

总之写一些有关性的畅销书。

这样一个人在你这个只会欣赏古玩的高尚人眼里当然显得庸俗。

不过我是个活人。

庸俗也好，做作也好，人家拿你当回事儿。

你凭什么老不在家呢。

” 鸣海一边听着妻子讲话，一边揣摩自己的心思：真是奇怪！

妻子越是态度强硬，就越觉得她很陌生。

刚结婚时的那种温馨而新鲜的感觉已经很遥远了。

## &lt;&lt;春钟&gt;&gt;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种事用不着撒谎。

从去年秋天，朋友邀我参加一个宴会……” “听你说这些也没用。

总之，大概和通俗小说的故事情节一样吧。

问题是两个孩子怎么办？

” 那天晚上，我凝视着和别的男人私混了一年的妻子，试图发泄一番，而且确实发泄了一番。那不是出于对那个男人的嫉妒，而是放不过和自己生过两个孩子的女人的肉体，同时觉得妻子很陌生。

鸣海那天晚上离开妻子的身体时，就看到夫妻关系已经无可挽回了。

从那天晚上以来，鸣海就没再碰过妻子的身体。

好久才回一趟东京，偶尔回来一次，也只是看到他们夫妻已经分道扬镳。

一想到妻子一年来一直和别的男人鬼混，可自己竟浑然不觉，作为丈夫没有察觉到，也确实荒唐。

现在一切都明白了，只觉得妻子像是个粗糙的陶器。

粗糙有粗糙的好处，不过要是论俗气，那可是俗得要命。

他确实对妻子的身体充满嫉妒而发泄了一番，但没有从精神上接受妻子。

在眼前哼唧的妻子和自己不是一路人。

过去她和自己之间血脉相连，现在却不是这样。

没经过多长时间竟变得这么庸俗了。

然而一个精力旺盛的男人也不会一个人闲待着。

刚开始筹建美术馆时，三宅产业在西大寺町给他准备了一套寓所，但他先前属于东京分社，在大阪只待几天，然后就回东京。

在大阪时总是住旅馆，当时有一家酒吧他常去，还把那里的小姐带出过几次来。

然而一夜情给他留下的只是一片奇妙的空虚，没有那种得到净化的感觉。

美术馆是上午十点开馆，下午五点闭馆。

把馆长鸣海加进去，一共有五个男馆员和四个女馆员。

男馆员是美术馆开张以前就在三宅产业美术部的员工，女馆员则是美术馆开张时从当地聘用的年轻女孩儿。

另外还有从大阪本社调来魄住在馆里处理杂事的大木夫妇。

夫妇俩都五十多岁了，家在大阪八尾，现在那里交给大儿子和媳妇了。

明天休息，怎么办？

在这里坐拥在古香古色的陶瓷器中，有一种悠然自得的情趣。

这些陶瓷器已经存在了几百年，都以岿然不动的姿态屹立在那里。

然而自己却总是动摇不定。

不愿意回东京去。

不，时间可以自由安排，什么时候都可以回东京。

愿意和孩子们见面，但是不愿意见到妻子。

再过几天，二月就结束了。

上个星期是在京都冈崎的三宅藤一郎家吃的晚饭。

现在的鸣海多是任凭时间自流。

先前把老婆孩子放到岳母家，自己可以放心地在关西工作。

家庭破裂后，只是没有生活上的追求，情绪飘忽不定。

但是没有遭受到冲击。

闭馆后，有时直接回西大寺町，有时要到近铁奈良站前附近的酒吧喝几瓶酒消遣一番。

美术馆是十月开张的，所以规定一年要在十月、一月、四月和七月更换四次展品。

在挑选四月展出的图片时，鸣海望着窗外的天空，心想：好久没去信乐了。

这几天他总想出去旅游，但又不知道该去哪里。

突然想起信乐来是因为他曾在现在这个季节去过信乐。



## &lt;&lt;春钟&gt;&gt;

那是在他二十八九岁的时候。

从那以来他经常去信乐，但这两年没时间去。

鸣海往传达室挂去电话。

“那边现在忙吗？”

“不，不要紧。”

您有什么事儿吗？

我是浅野。

“是浅野富美子的声音。”

“让人给问一下大木先生明天下午有没有事儿？”

“好，知道了。”

“过了一会儿，大木吉宏本人进馆长室来了。”

“明天没什么事。”

只是八尾市的儿子和媳妇要来玩。

“大木一边把登山帽往裤子口袋里塞，一边说。”

“假日把你叫出去很抱歉。”

能请你把我送到信乐去吗？

回来时，想去伊贺上野吃点鸡素烧。

“可以。”

几点去接您呢？

“一点钟就可以。”

“明白了。”

“大木鞠了个躬，出去了。”

信乐的窑户重姓的很多，所以窑户都要像“直纯窑”、“三郎窑”这样加上名字称呼。

鸣海和八郎窑的关系很好，窑主快六十岁了，三年前的秋天在东京办过个人展，当时鸣海在小册子上为他写过简短的赞语。

陶工们在烧制陶器时，有时脸上泛着一种令人惊讶的亮光，和这样的陶工交谈是愉快的。

鸣海认为信乐的石本八郎和濑户的须藤七郎都是很有代表性的。

这两个人都很粗犷。

这天，鸣海闭馆后，径直回到西大寺町。

从西大寺站走几分钟就到寓所。

三宅产业曾为鸣海一家提供过一套宽敞的住房，但范子却说不愿意来关西，结果鸣海一个人住，就有点太大了。

有个中年家庭妇女一周来三次给打扫卫生，洗衣服。

今天看样子已经来过了，房间收拾得很干净。

餐厅的桌子上放着报费收据和零钱。

鸣海早晨出门时，总是在桌子上放下一张万元纸币。

鸣海在这个公寓里除了负担报费、牛奶费以外，还要支付小时工栗本鹤子的报酬。

煤气费、电费、水费、电话费和制冷、取暖费全部由三宅产业自动支付。

因此在金钱方面是颇受照顾的。

这完全是三宅藤一郎喜欢古玩、并出于对同行的关爱而给予的一种厚遇。

鸣海的月薪是四十万日元。

鸣海将其中三十万日元汇到东京自己家的账户上。

剩下的十万日元便是他的生活费，靠这么点钱是不够的，除了奖金以外，还可以从三宅藤一郎个人手里领应酬费，一年两次，一次一百万日元。

这二百万日元可是个大数目。

鸣海打开浴室的烧水器，把热水放到浴缸里，回房间脱了衣服，然后进了热气弥漫的浴室，将身子沉到浴缸里。

## &lt;&lt;春钟&gt;&gt;

靠习剑练成的钢丝般瘦削的身体在水中显得有点走型。

这么说，也好久没去武术馆了。

从一条大街的法莲町到东大寺的转害门，中间是一条不通公共汽车、有格外醒目的紫红格子门的旧街道。

在这条街道上的中御门町有个叫“习道馆”的武术馆。

鸣海来到奈良以后，有时星期天去这家武术馆。

因为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才有人陪练，鸣海便从美术馆里溜出来，练一个来小时竹剑。

去武术馆时，有个二十七岁左右的青年给人的印象不错。

这个青年总是很有礼貌，笑起来像个孩子。

他名字叫笹原透，据说是一个做墨的老字号店的长子。

自己是剑道五段，他是剑道三段，练三场总要输给他两场。

然而青年练完时，总是恭恭敬敬地鞠一个躬，说：“谢谢您的执教！”

青年偶尔也到美术馆来玩，但最近没看见他。

我也有过这样天真烂漫的时代！

鸣海一见到他，就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

鸣海洗完澡，从衣筐里拿出碎白点花纹的和服穿在身上。

和服应该拿出去浆洗了。

然后穿上藏青色的足袋，套上和服外罩，趿拉着木屐离开家。

从寓所去西大寺站的路上，有几家小菜馆。

他早回家时，就到自己喜欢的店里喝几瓶酒，吃顿晚饭。

其中有一家叫“门前”的店，把小时工栗本鹤子推荐给了他。

这个店是一对夫妇开的，据说店名的意思是“在西大寺门前”。

现在这个季节可以吃到比目鱼和鲷鱼的生鱼片以及煮鲷鱼头等。

另外还有鸡肉店和火锅店。

鸣海根据当天的情况选择店。

鸣海从鸡肉店前走过去，掀开“门前”的布帘走了进去。

这天晚上，鸣海回到家后，一边看书，一边喝威士忌，喝过了量。

睡觉时快一点了，天亮时却梦遗了。

就在梦遗时醒来了。

看不清对方的脸，但确实觉得和女人性交了。

插入女人体内的那种感觉还没消失。

年轻时就经常梦遗，但那是体力过剩造成的。

醒来时，有的梦很快就模糊了，有的梦却清晰地留在记忆中。

此刻梦遗的对象是朦胧的，只是女人的身体还模模糊糊地记得。

总觉得这个女人就是妻子。

遭受压抑的性欲在梦中被压缩而发生错位，在伪装下满足了自己。

对方是妻子让人觉得可恶。

假如在潜意识中还保留着妻子的形象，那就是说还依然保留着对妻子肉体的嫉妒。

鸣海起来，换下内衣，回到被窝里，点上了香烟。

半个月前，他把大阪的酒吧女郎带出来了。

女孩二十六岁，名字有点时髦，叫万里绘，是个厚颜无耻的女人。

妻子也是个厚颜无耻的女人。

最后一次和妻子行房时，鸣海才发现她是个不知羞耻的女人，觉得她身上脏兮兮的。

对妻子的身体之所以感到嫉妒，是因为了解她的过去。

和万里子在一起不过是一种游戏。

为了孩子们难道就不能再跟妻子将就就将就吗？

他也曾这样考虑过，但是已经没有希望了。

## &lt;&lt;春钟&gt;&gt;

他又睡着了。

醒来十一点。

打开窗子一看，晴空万里。

鸣海洗完脸后，沏上茶。

要去美术馆的时候，就没有这么悠闲。

喝完淡茶，又沏上烹茶。

因为还有点落雁，便抓了两块。

然后把天亮时换下来的内衣洗了一下，这样的东西不能让栗本鹤子洗。

他把洗好的东西晾到暖气片上，心里觉得快活了。

好久没去八郎窑了，去那里摇摇辘轳也不错嘛。

差五分一点时，到公寓前面一看，美术馆的轻便客货两用车已经在等候了。

“早到了吗？”

“鸣海坐在后面的座位上。”

“不，刚到。”

走哪条路好呢？

是先到多贺，经过宇治田原去信乐，还是从木津穿过上野？

“大木出示了公路地图。”

“来回走一样的路也没意思吧。”

“那就走多贺吧。”

要是在上野吃烤肉的话，回来去木津就行。

“大木把地图叠好，加快了车速。”

鸣海在开着暖气的颠簸的车子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醒来一看，车子穿行在杂树林中。

鸣海点上香烟后不一会儿，就来到河边的公路上，从河边的山坡上看见了茶田。

“您很累吧？”

“大木说。”

“不，不是。”

大概是昨晚睡得太晚了。

这是哪儿呢？

能看见茶田，快到朝宫了吧？

“进了朝宫了。”

“睡了这么长时间吗？”

“这里是朝宫茶的产地，从这里离信乐就很近了。”

鸣海想，可能是梦遗造成的疲乏，但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不久进了信乐城区。

这是一条沿河路，两侧是低矮的山。

在枯寂的风景中，到处都能看见白梅。

白梅就像落下的白点一样醒目。

这样的古城其郊外还保留着昔日的风貌。

进城里一看，却显得极不协调，有一种时髦而不庄重的色调，尤其是女人的衣服很不雅观。

很多女人穿着厚厚的裤子，套着好几件毛衣，脚上却穿着像拖鞋一样的塑料凉鞋。

八郎窑在不到城中心的地方。

“过右边的桥！”

“桥对面就是石本家。”

鸣海没听人说过这条浅水河的名字。

记得石本家的人们都叫河或小河。

下游叫大户川，途中与琵琶湖泻下来的水汇在一起流入宇治川。

<<春钟>>

刚过了桥，鸣海就让车停住了。  
岸边有个穿藏青地碎白花纹劳动裤的女人，正在洗蔬菜。  
这就是石本家的大儿媳妇。  
就在鸣海下车时，大儿媳妇也冲这边看了一眼。

“哎呀，这不是先生吗？”

大儿媳妇一边甩着手上的水，一边站起来。

“大家都好吗？”

“唉，都很好。”

大儿媳妇二十岁就嫁到了石本家，眼下还不到三十岁，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是个很健康的女人。

“就三个孩子吗？”

“唉，生多了也麻烦。”

大儿媳妇好像有点害羞。

这时听见有人喊：“嫂子！”

鸣海朝石本家方向一看，只见一个年轻的女人正在朝这边看。  
此人也是穿着藏青地碎白花纹的劳动裤，还系着红色的束衣袖的带子。

“那不是多惠吗？”

“唉，是多惠。”

“现在就回家。”

告诉爸爸鸣海先生来了！

”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